

新民晚报

夏天之难过在于动辄要让人出汗，而且容易长痱子，近得一民间偏方，小儿出痱子可以用生姜切片擦擦，比风油精之类要好得多。记得那年在峨眉山报国寺，一肘肚子痛起来，老和尚命喝风油精，喝下去居然很快就好了，那是第一次知道风油精居然可内服，不管说明上怎么讲，总之是内服了一次，至今也没什么事。夏天让人难受的事还有就是胃口不好对付，吃什么都不香，而且很热的饭吃下去就要冒汗，而大量吃凉的也不是好事。比如把街上卖的冰棍一根接一根吃下去谁也受不了。冰棍现在是普及用品，买一大堆冰棍放冰箱想吃就拿一根，这事让古人看见必会叹为大奢侈。

其实冰箱古已有之，春秋时期吧，因为手头没有图谱可翻找，我平时没事总是爱翻看各种的图谱，知道春秋时期的大墓就曾出土过冰窖，也就是古时的冰箱，把冰块放进

夏日记

王祥夫

去，再把要冰的食物放在冰之外的那一层里。在古代，乃至现代，为了对付夏天的炎热，都是要储冰的，那年在北戴河，就看见工人们从一个底底的洞里往外取冰，拉了一车又一车，据说那是一个很大的储冰之所，冬天把大块儿的冰一块一块存进去，到了夏天再取出来食用。

北京这样的冰窖想必不少，但储存在冰窖里的冰到底能存放多久？据说是可以保持一年都不化，一是冰窖要深，二是冰窖里储满了冰，温度自然是低，尽管外边是烈日当头，但里边的温度一定只能是零下。现在到处都有冷库，各地储冰的洞还有没有鄙人不得而知。但我想还是应该有吧，天然的冰洞储起冰来起码还会省下不少钱。

新疆那边储冰，是先在地下挖很深的长方形的坑，然后把大块大块的冰放进去，在上边再苦上草，还要覆上土，到了夏天再把冰一块一块地取出来到集市上去卖，叫“冰果子水”，“冰果子水”也就是否干和葡萄干泡的水，再

加上一些刨成沫子的冰，在夏天，来一杯这样的“冰果子水”很是过瘾。

夏天之难过，有一个专用名词是“苦夏”，但你要是看一看专门割麦子为生的麦客你就不会以为自己的夏天是怎么苦了，麦客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首先那热你就受不了。但我们可能谁都不准备去当麦客所以不说也罢。

苦夏之苦首先在于人们都没什么胃口，与鄙人同乡的邓云乡先生说到了夏天最好是喝粥，粥菜便是咸鸭蛋，当然腌制过的

咸鸡蛋也可以，但你不可能一日三餐都喝粥，所以还要吃些别的，比如面条，那就一定要是过水面，面条煮好捞在凉水里过一下，然后拌以麻酱黄瓜丝再来一头新下来的大蒜。

北方在夏天要吃捞饭，那一定只能是小米饭，蒸好，过水，菜是新摘的茄瓜之属，这个饭也不错。南方人的大米饭是否也这样用凉水过一过再吃？起码是鄙人没这样吃过也没听人说过有这种吃法。但咸鸡蛋确实是下粥的好东西，而这咸鸡蛋也只是腌几天就吃，不能腌久了，咸到让人咧嘴就让人受不了了，常见有人一颗咸鸡蛋吃两回，在咸鸡蛋的一头先用筷子弄个洞，吃的时候把筷子伸进去一点一点吃，吃一半，再找一小片纸把这咸鸡蛋的口封好，下一次再接着吃，这大概就是这鸡蛋太咸了。

在夏天，天气最热的地方惟有一个地方能让人好受一些，不知是谁读的小说吧，像是李贵通兄的小说吧，主人公病了，发烧发



夜光杯

得十分厉害，又是夏天，大夫就让人把他扶到家里的大水缸靠着缸坐着，这不失之为一种取凉的好做法。小时候，看王妈做凉粉，把搅成糊状的粉膏用铲子一铲一铲地抹到水缸的外壁上，不一会儿那粉皮就可以从缸壁上剥下来了，也就是做好了，买回来的黄瓜洗好了扔到大水缸里，拿出来吃的时候是又脆又凉，还有那种粉颜色的水萝卜，也是洗好了放在水缸里，还有西瓜，整颗放在水缸里让它凉着。这必须是那种大水缸，我的父亲大人，曾把买来的鲫鱼十来条地放在缸里养着，我对那水便有些嫌恶，父亲大人反说把鱼放在水里水会更好，而且做饭也用那水，虽然用那水做出来的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但我也欢喜。后来那鱼终被慢慢吃掉。家里的水缸，一年也是要洗上几次的，那样大的缸，洗的时候只有放倒，这便是小孩子的事，钻到缸里去，里边真的要比外边凉许多。

那种大水缸，现在在市面上已经见不到了，茶馆里偶尔还能见到，种几株荷花在里边也不难看。

养新

那秋生

钱大昕晚号潜研老人，嘉定人，18世纪中国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他有《十驾斋养新录》，后世以之与顾炎武《日知录》并称，赞钱氏为“一代儒宗”。钱大昕是一位“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的学者，在各个领域都有建树。当他七十岁时，把书斋更名为“养新斋”，语出张子厚的《芭蕉诗》：“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长随新叶起新知。”自我勉励一切重新开始，育新心、养新德、起新知。钱大昕说“养新”两字是自己毕生钻研学问的座右铭，实在难能可贵，足为后人师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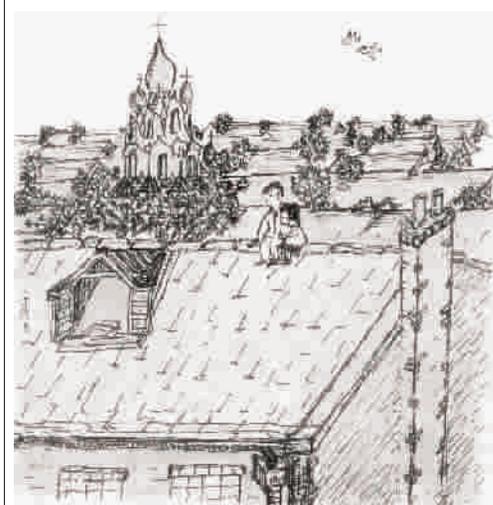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在屋顶

金宇澄

《繁花》插图：“瓦片温热，黄浦江船鸣”，阿宝和蓓蒂坐在屋顶。



女儿有友快到2岁的时候，有一天，外婆遛娃回来，眉梢挂着一缕喜色，嘴角漾着一丝骄傲。“这孩子有意思，她看到树叶从树枝上掉下来，居然和我说，‘花落知多少’。”那次，外婆一激动的结果是，很快帮有友买回了一本幼儿版的唐诗选，手掌般大小，里面都是些适合儿童诵读的唐诗。

高度凝练的唐诗极富韵律，孟浩然的这首小诗，看似浅白而意蕴深远。我不知道是风，是叶，还是其他什么触动了女儿柔软的心底？但我开始相信，它合着拍，也能像芭比娃娃、乐高积木一样走进孩子的心里。但那本幼儿版的唐诗选真正启用和发挥作用，要一直等到有友上幼儿园之后。从此它“长住”在了我家的小POLO里，几乎再也没有下过地。孩

子她妈坐车会晕车，宁愿当车夫，我就陪坐。每天都是我们俩送有友上学，下午再一起去接她。因为住得远，路上时间长，读到树叶从树枝上掉下来，消磨无聊最好的方式。但小孩子不能在车内看书，所以都是我翻看的。每天的上学路，从此也就成

行进的车子，流动的学校

子歌

了有友跟读唐诗的“启蒙路”。有友背唐诗，背得很快。早高峰车子开开停停，往往还没到幼儿园门口，她就背一首唐诗背下来了。第二天，我想不起第一句是什么，有友还总记得。不过，我们并不希望读唐诗成为孩子的一种压力，所以，我们经常在路上给她解读诗句，说些故事，她最爱听的是李白戏弄高力士的典故，还有李白诗词中的各种“醉态”。就这样背背玩玩，

说说停停，时间一长，居然也积累了很多。幼儿园还没毕业，这本唐诗选已经被翻烂了。去年有友一年级时，随着小弟弟的出生，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此，我只能单枪匹马送有友上学、接放学。翻书不方便，我便把唐诗拷贝在手机里，选读也有了一定的自由度。或难或易，唐诗宋词，都引入到了手机端。也开始教她很多诗人的字、号。端午之前一天，有友突然问我，屈原写过什么诗？我知道《离骚》，去《楚辞》里一翻，发现难度系数颇高；再一查，《离骚》某段节选还被选入了高中语文课本。谁料有友铁了心要背《离骚》。我拗不过她，帮她选了一段：“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鞲兮，謇朝谇而夕替

时光的纸笺，在初夏微凉的夜晚，铺展开深深浅浅的记忆。我轻踩着老街泛青的石板路，寻找那一条叫横塘弄的巷陌。

“我老家在横塘弄，直通状元桥……”这是中国散文名家、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何为在回忆故乡定海时所写。几乎在每个城市都有那么几条年代久远的巷弄，这里深藏着城市历史的记忆。曾经的定海古城，以状元桥为中心，贯穿着东、南、西、北、中五条大街，大街连着小巷，纵横交错。“小桥流水”、“枕河人家”，地道的江南水乡味道，也曾是老定海城里的一道风景。

1960年夏天，何为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乡，回到了定海古城，回到了位于横塘弄的何家老宅。何为出生在老屋里，在那儿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光。童年的老屋，在他的心里充满着温暖的回忆。想起院子

里的大水缸，想起自己躲在水缸后面与小伙伴捉迷藏；想起院子两侧东西相对的两扇月洞门，这是他心中“童话般的门”，圆圆的像天上月宫，门里门外，留下了多少嬉戏奔跑的欢快身影。童年是人生初见时最澄澈的心灵源泉，何为在《照片上的童年》一文中追忆了那些美好的童年生活，字里行间透着质朴的乡情，真实，亲切。

何为是家中的长子，祖母对他疼爱有加，从小就在祖母抚育下成长，祖孙俩形影不离。他的文学启蒙，也是源于祖母，因此留下了人生最初的情感烙印，“我的祖母有讲不完的民间故事，孟姜女万里寻夫、金线龙女……我总觉得她有一本无字的书，书上写满了令人神往的故事，那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作品。”

何为对于故乡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状元桥了。状元桥与何家老屋相隔咫尺，何为小时候，常常跟在祖母后面，在桥头石板台阶上看着祖母淘米、洗菜、洗衣……

那时的河水清澈见底。“状元桥堍是摊贩集中的市廛所在……如果说大街是小县城的脉搏，街上不歇的脚步声则是脉搏跳动的声音……”这是他在《小城大街》中所描述的场景。当时“桥两头”散发着喧闹嘈杂的市井气息，正是定海老城重要的生活元素，临河老街，商铺，杂货店，理发店……骑马的，步行的，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可惜，那旧时的景象，已不复存在了，前尘往事亦成烟云，唯有文字上的留存，成为故乡最值得咀嚼的回忆。状元桥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填河时被拆除了，横塘弄的老屋也在七十年代末旧城改造进程中被拆除了。

2002年，何为和家人从宁波到普陀山，途经定海，他在《登山记》中写道：“从宁波出发……故居

早已被繁华的市容淹没，没有停留……”也许，每个人

最不该触碰的，最柔弱的那一茎叶脉，仍是行将远去的故乡。即便故乡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但却永远无法在心底抹去那份记忆与乡愁。

晚年的何为，一个人独居在上海的老房子里。几个孩子都不在上海，他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生活在故乡定海。他的眼睛不好使，一生从未离开笔杆子的人，因为视线模糊，让他几乎无法写作，这种说不出的痛苦，一直折磨着他。不过，他总是怀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有时候，几位老朋友在老房子的绿窗前喝茶聊天，这样的时光让他欢喜，让他安心。

人生暮年，何为忆起的仍然是故乡，最留恋的还是小时候祖母烧的咸菜炒年糕，那故乡的味道，似乎刻在生命里的。他心之所愿是再回故乡看一看。

可惜，他的余愿还未了却，便离开了人世！

谨此怀念，这位从定海横塘弄走出去的散文名家何为。

挥不去的乡愁

陈瑶

柔弱的那一茎叶脉，仍是行将远去的故乡。即便故乡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但却永远无法在心底抹去那份记忆与乡愁。

晚年的何为，一个人独居在上海的老房子里。几个孩子都不在上海，他还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生活在故乡定海。他的眼睛不好使，一生从未离开笔杆子的人，因为视线模糊，让他几乎无法写作，这种说不出的痛苦，一直折磨着他。不过，他总是怀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有时候，几位老朋友在老房子的绿窗前喝茶聊天，这样的时光让他欢喜，让他安心。

人生暮年，何为忆起的仍然是故乡，最留恋的还是小时候祖母烧的咸菜炒年糕，那故乡的味道，似乎刻在生命里的。他心之所愿是再回故乡看一看。

可惜，他的余愿还未了却，便离开了人世！

谨此怀念，这位从定海横塘弄走出去的散文名家何为。

清风的样子

程庸

满山的修竹进入阳光化合
得意的肝风草爬满窗格

蝗虫纷纷飞来踏青
蛾眉在一边偏执，等待合影

而倔强的几枝竹竿，
回忆流水的方向
独自面向星斗
叶儿黄了，
斑鸠飞离，
剩下的只是清风的样子

每届世界杯期间，我都能听到半夜进球的欢呼声，看到电视上把自己的脸涂得油墨重彩的粉丝，感受到球迷们那种不顾一切的激情与疯狂。

当我还是一个女生时，跟随父亲半夜起床看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比赛，为马拉多纳神一般轻松自如的过人技巧和精湛进球欢呼雀跃，几乎一场不落地看球，结果在高中毕业会考的考场上趴在桌子上沉沉入睡……

没有后悔，在以后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的日子里，我依旧如故。记得大学里找电视看半夜球赛回不了女生宿舍倒在校园长椅上……

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在报社实习时为了采访一位百岁秀才老人（据说是上海最后一位清朝秀才），我跟着一个自行车队一起从市中心骑到南汇，累到双腿发软。还记得那位秀才老人叫苏局仙，他很感念我的精神，特意给我写了一幅毛笔字，只可惜我当时没钱装裱，后来在搬家时遗失了。

曾经看到过很多疯狂的爱情故事：在没有快递的年代，有女生烧了男友最爱的菜坐着火车给万里之外的男生送去；有男生积攒下所有的钱，就为了给女友买她最喜爱的物品；还有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爱情故事，总是令人唏嘘落泪。

大家总觉得疯狂是年轻人的专利，因为成熟是和疯狂相悖的，如同硬币的正反面。

当你走向中年、老年，一般会丧失疯狂的精神，因为人们也不想再折腾，生活逐渐归于平静。可是，当你回首时，发现自己的人生如果从未疯狂过，你心底多少会有那么一丝失落：究竟有没有真正爱过？为理想、为爱情、为孩子、为亲人、为事业，都没有大胆地实践？现在的生活难道除了手机还是手机？再不疯狂就老了！

世界杯期间，总是有一些疯狂的因子会不由自主跳出来扰乱正常的生活秩序。有时候想想，也许如今的疯狂，就是今生最好的一次旅行。

我觉得，人生至少得有过一次疯狂吧，疯狂地吃、疯狂地玩、疯狂地工作、疯狂地爱、疯狂地旅行，体会一些生命里别样的风景，感受这个世界给予人生的意义，就像世界杯给人带来的勃勃生机。



边看边聊

你的人生可曾疯狂过？

李伶

七夕会

……”很快，她都能背了。

不知不觉，陪女儿一路“追”的诗，还真不少，从最初的幼儿版唐诗选，到清代蘅塘居士选编的《唐诗三百首》，还有叶嘉莹的《给孩子的古诗词》；最近有友还喜欢上了“经典咏流传”，路上，听一段用音乐演绎的唐诗，再选择背诵一些；也经常到喜马拉雅FM上听唐诗故事；她已经把小学阶段语文课本中所有的诗词都背熟了；她还说自己更喜欢宋词，背完纳兰性德的《临江仙》，又“点播”李清照的《临江仙》。每过一个阶段，我再给有友“总复习”，现在她能熟背200多首。

诗词中的美，只有纯净美丽的心灵可以走近，带你神游于幻想与现实之间。诗歌美，知多少，“别有天地非人间”。多陪伴，孩子都能懂。

养育

